

马达声声

■顾丁丁 高丽媛

航行过程中,机电兵需要在机舱值班,密切观察机器运转情况。高温、高噪音、柴油味浓重的机舱里,空间和照明都极为有限,那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轻型船艇抗风浪能力比不上上海军舰,一旦船艇遇到浪涌,乘员的难受程度倍增。有一次,船艇经过一处水深、涌大、流急的海域,年轻的战士全部晕了船,苦胆水都吐出来了,甚至连舱室都待不住,裹着被子躺在后甲板上。刘如军当时已经是十几年的“老船艇”了,他状态还不错,便代替了年轻的机电兵到机舱值班。

当时机舱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受浪涌影响,船体摇摆达到十几度,船艇马达偏偏又出现了故障,刘如军在高温下连续工作两个多小时,汗如雨下。等换好了马达,一次开机试车成功,他的迷彩服早就湿透了。

队,正赶上船上机器出现故障,问题久攻不下,他的痴劲儿一下子上来了,晚上挑灯夜战查阅资料,白天钻进机舱反复摆弄机器,对着机器一坐就是大半天,简直像走火入魔。整整三天,船艇问题解决了,媳妇却不见了,原来是一气之下回老家了,还给他撂下一句话:“你跟机器过日子去吧!”多年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情,他呵呵一笑:“这机器也跟媳妇一样,要懂它、敬它、爱它,摸清它的脾气秉性,才能做到默契配合、亲密无间。”用战友们的话说,他还真是把机舱当做自己的家,一天不摸摸机器,不在机舱里逛逛,他心里就不踏实。

三

船艇需要细心照料,家庭也需要。2012年,刘如军已经满足转业条件,媳妇孩子都盼着他回去,他觉得也许到了告别的时候。然而船艇大队即将接领新装备,急需机电高级技师,领导诚意挽留他。内心深处,他也舍不得他的船艇,思量再三,决定留下来。任职命令还未下达,他已经踏上了接装的征程。

到达厂家之后,他立即开始研究新船艇。他发现机器气缸垫处有漏油现象,伴有油泡出现,凭着多年经验判断这是气缸垫问题。是对厂家妥协,尽早完成接装任务,还是冒着判断失误的风险坚持己见?一连串的问候涌上刘如军的心头,这也是考验一名军人担当精神的时刻。

“不是气缸漏油,是排烟管处渗漏,机器出厂前经过严格的检验,绝对没有问题。”面对厂家斩钉截铁的结论,刘如军没说话,他反复观看故障视频,确定是气缸垫问题。在他的坚持下,主机总厂派工程师来把船艇机器拆开,依然没发现问题。但刘如军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始终没妥协,一直在分析研判故障原因,最后发现气缸垫有一处结合面非常窄,根本密封不住高温高压气体。这分明是垫片有缺陷。最后总厂把气缸垫全部换掉,问题迎刃而解。这时,主机厂工程师承认了设计上的疏忽,当即竖起了大拇指并由衷地说:“不得不服!”

技术过硬,敢于担当,十几年来,每一次接装,刘如军都是必不可少的带头人,担负着检查检验全船设备的性能及质量的重任。2019年,他又一次执行接装任务。“你们此次任务比以往更为艰巨,不仅要检查检验全船设备的性能及质量,还务必要把新船弄懂、摸透,在最短时间内让新船形成战斗力!”出发之前,大队领导反复叮嘱强调。

到达现场后,刘如军立即走进船舱,对全船的管路、缆线,一根根地熟悉,一米一米地摸索,仔细查阅说明书,反复和工厂工程师沟通,总算做到了心中

四

一茬茬的年轻士兵来到船上,刘如军这个老兵并不服老,还不断地更新提高着自己,并悉心传授帮带身边的年轻战友。

今年7月,一封来自船艇专业士兵职业技能鉴定站的表扬信飞到了这个船艇大队。“贵重制作的某教学系统已被我站采用,并用于相关专业士兵的教学训练中。该系统课程设计合理、内容全面、紧贴船艇、制作精良、运行稳定,受到校区专家的一致好评。”这是刘如军带着他的徒弟田轩轩利用业余时间研发出的一款仿真教学系统。田轩轩说,他做这个系统是因为老师刘如军对他下了“死命令”。

刘如军意识到,当前船艇装备更新升级较快,而船艇专业训练教材相对滞后,特别是机电这种操作性较强的工种,受场地和器材限制较多,新的训练需求越来越难以满足。说干就干,刘如军和另外一名机电技师韩学军负责审定内容和整体框架,田轩轩负责搜集素材、编写程序和动画制作。他们运用数学建模与三维动画技术对训练场景仿真模拟,实现了人机交互式训练。新的训练系统让水兵训练不再局限于集中式的大课堂,在航行过程中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自主训练,大大提高了分散条件下的训练效率。

从实战需求出发,为教而研、为战而研。刘如军似乎已经忘了,还有几年他就要退休了。但他没忘,培养人才是重中之重,不能让船艇人才断层。“现在的年轻战士心思活络,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不能静下心来学习东西,希望能在退休之前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他们,希望你们都能超过我。”

春去秋来,在狭窄、潮湿的机舱里,刘如军常常躺着进、站着出,背着凉、腰扭伤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腰肌劳损,常年的机器轰鸣声也对他的听力造成了损伤。“天天给机器看病,你自己一身病也不知道治一治。”听到妻子的抱怨,刘如军抬起手伸到他的鼻子下面:“你闻闻,我手上有什么味道?”妻子一脸疑惑:“啥味儿啊?”“海水的味道。”妻子一拳打在他身上:“我看你是魔怔了!”夫妻二人会心地相视一笑。

临别时,刘如军真诚地对笔者说出心里话:“看到船艇的‘心脏’跳动有力,我就感觉自己身上特轻松。你没听过马达声吧,那声音真是好听,我好像怎么都听不够似的……”

备休息时,收到了妻子微信发来的家书。

孟大夫:
喜欢这么称呼你,因为在我心里一直为你的职业而骄傲!今早收到了你微信发送的节日祝福,这让我想起了上一次你执行任务期间给我写过的“情书”,突然想在这特殊的日子里,给拼搏在火神山抗疫一线的你写一封信。

……春节前一天,我出差归来,新闻联播时段我们讨论起疫情。你说明天送我回娘家,而你取消春节假期,准备随时听从指挥奔赴前线。听到这里,我好像对你突如其来各种任务与潜在危险已经免疫了,想说什么,但没等开口就在心中给了自己解答。这是你的职责,我选择了你,便选择了与你共同进退、风雨同舟。因为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奉献,爱的奉献……

谈罢,孟浩的眼睛湿润了,所有的劳累消失得无影无踪,浑身好像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4月30日,是孟浩及战友们凯旋回总院的日子。在欢迎的队伍里,孟浩的妻子岳宏博难掩激动的泪水。当然,这眼泪更多包含着喜悦,同时也是这么多天以来担忧的全部释放。这对年轻的夫妻,婚后的几年时光里经受了太多的考验,但他们越战越勇,距离虽远但心却更近了。这是一种大爱,是建立在相同目标与信念之下的有精神支撑的爱。这份爱经受了种种考验之后,越发醇厚绵长。

3月8日,累得精疲力竭的孟浩正准

走昆明

■高洪波

★ 名家近作

百科之鼎,笔力独扛

我在云南从军十年,部队驻地距离宜良县城还有几十公里。宜良县有美食烤鸭,有著名的风景区九乡溶洞,旁边就是更著名的石林。我们的驻地却一点都不浪漫,有些苍茫,有些遥远,有些偏僻。因为驻地偏远,当年,若能有机会去一趟昆明,对于我和战友们来说,那种兴奋劲儿好比过节。

我在部队曾经当过电影放映员,看电影当时在军营里是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到原昆明军区军人俱乐部取电影拷贝,比如说《智取威虎山》《奇袭》,还有《地雷战》《地道战》等等。我的军旅生涯不长也不短,那些站岗放哨的艰辛与崇高,训练演习的刻苦与荣光,连同对老部队的情结、与战友的情谊共同铺展为我的人生底色。而走昆明,则成了我军旅人生中的一道特殊的记忆。

在我的记忆里,昆明城是小巧玲珑的,一条名曰“东风”的主干道横贯全城,在中心交会点上,有一座漂亮的街心花园。十字交叉路口,还常见老妇人摆一个小摊,叫卖一种名为“烧饵块”的小吃,此外还有疏朗有致的商店、水果摊。人行道上,很多地方还被廊房所覆盖,使游人免于雨淋之苦,这个景致后来我在广东见过多处。当然,这雨淋之苦的“苦”字,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昆明人大多不以为苦,每每在小雨中从容行进,若无其事地做着该做的事。昆明的雨也很可爱,常常点到则止,转瞬又让位于明丽的晴空和高原热烈的太阳,只在空气中留下一缕清馨和爽快,替路面拂上几面浅且小的水镜而已。雨、雨中的行人、行人脚下的街道,给人留下一种恬静的印象。

我在昆明曾经有机会遇到大群的红嘴鸥,也曾经在一个中秋的夜晚划船到滇池,聆听民间歌手们的情歌。昆明的海埂、西山、翠湖都给我留下了鲜明的记忆。但是不久前,我又走了一趟昆明,却发现许多

小号手

■桂兴华

“哪——嘟嘟——”又见你在昂首吹号。脚微微踏着,年轻的胸膛起伏。你是进入了金灿灿的梦境?还是在故意压低铿锵的呼吸?

也许,你又在准备发出一张黎明的通知……

这么多年了,远行的导师还在沉思。

一旦你睁大眼睛的旋律被裹入尘烟,疼痛的是老红军受过重伤的腰。

听!多么熟悉的曲谱,又飘来了你烽火中总攻的动员令。哪怕是一组突然中断的密码、一个正在奋战的词、一则又



旭日初升(中国画)

杨幸即作

长征

第5040期

奋斗·青春

落日的余晖铺洒在海面上,宁静的军港微波荡漾。

见到一级军士长刘如军,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他刚刚执行完演习保障任务靠岸,走出船舱的时候满脸满脸都是黑乎乎的机油。他洗了洗脸和手,换上一套干净的迷彩服。匆匆吃过饭,他又随着船艇驶入了黑夜。

再次见到刘如军,他正蹲在甲板上进行水泵修理教学。他有点喘,头上渗出了汗水。如同长年服役的船艇一样,难免有些小毛病,他的心脏不太好,颈椎也不太好,看上去还有些“虚胖”。当年的他可是比武场上的“王者”。

2011年,全军船艇专业比武。刘如军领先,却在装卸喷油器时出了状况,他装卸两端仍然失败,一番检测后发现喷油器是有故障的,他便要求更换重做。考官左右为难,遗憾地对他说:“你的实力确实很强,但今天运气不好,规则不允许你重做一次。”那是他唯一一次从比武场上抱憾而归。

那次比武失利让刘如军意识到,军旅并非是一次短跑、一个第一,而是一次长跑、一场漫长的坚持。军旅的光荣和成长不在于某一个高光时刻,而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洒下的汗水。

26年,谈到自己的兵龄,他笑着说“没想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送走了又一茬茬的兵,却把自己铆成了这块“铁疙瘩”上的一颗螺丝钉。这些年,经他手维修过的船艇装备达900多台,为部队节约维修经费数百万元。他连续十年担任机电兵“教头”,为船艇大队培养了大批机电骨干和专业能手。他个人先后荣立过三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获得过全军优秀士官科技人才奖,被上级表彰为“红旗船员标兵”,战友们都亲切地尊称他为“刘教头”。

机电系统是船艇的心脏。在船艇

爱的奉献

■赵博 韩光

在岳宏博备考研究生期间,孟浩也受到鼓舞,经过申请,他报考了原第四军医大学博士研究生,并于同年被录取。两个人的距离又突然变大了,但是相同的话题和话题让两个人的心靠得更紧了。转眼到了2016年的春节,在孟浩结束了博士第一年学习之后,他们本打算走进婚姻的殿堂,计划却被一个电话改变了。医院赴马里执行第四批维和任务正式下达,他的名字出现在光荣的名单里。

得知这一消息后,两个人都沉默了,内心十分复杂,任务的危险性大家都了然于胸,平安回来是最好的期待。孟浩没有开口让岳宏博等他,只是承诺自己会好好照顾自己。直到出发的时候,岳宏博最后给他吃了定心丸,告诉他等他圆满完成就举办婚礼。

孟浩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人通电话都是奢求,更不要说是视频微信了。岳宏博的心情每天都像坐过山车一样。部队刚刚抵达马里的第7天,营地就遭遇了恐怖袭击。从新闻里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全家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等待孟浩的电话是唯一能做的事。

岳宏博单位领导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找到小岳谈心,同时给她安排了一个长达半年的出差任务,分散注意力,减少焦虑。就这样,在领导的关怀和家人的鼓励下,一年过去了,岳宏博终于等到了团聚的日子。那一天他们决定,成为彼此的另一半。

2017年孟浩参加完院里组织的夏季拉练后,利用国庆假期举办了婚礼,而就在婚礼结束第二天,孟浩又踏上了

执行任务的征途。对此,小岳的同事很理解,她却淡淡一笑,习惯了。

生活还在继续,使命仍在肩头。今年1月23日,小岳从北京出差回到家,关于疫情的新闻越来越多,孟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预见行程即将再次开启。三天之后,他果然开始集训了,对于一名军医来说,他的心里根本没有其他选项,困难险境之下只有一个字“上”!

疫情当前,医护人员的奉献之情都被点燃,这一次岳宏博也变得波澜不惊,虽有担忧和不舍,但结果不会改变,支持是永远的答案。可话说回来了,谁不怕呢,毕竟病毒这个敌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呀。潜在的危机与考验无处不在。

进驻火神山医院,孟浩被分到了感染七科二病区。“不把患者的病治好,我们不能离开,请放心吧。”这句话孟浩每天都挂在嘴上,听他这么一说,患者的疑虑打消了。

孟浩负责的第一例病患治愈出院了,那一刻他的激动之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同时他工作的劲儿更足了。3月份的一天凌晨,孟浩刚睡下,电话铃声便响了起来,他一骨碌爬起来,听到电话中传来主任沙哑的声音:“气喘,急诊……车已在楼下。”抓起迷彩服,孟浩冲下了楼……

在火神山医院工作期间,孟浩所在医疗组共收治40名新冠肺炎患者,其中重症10名,普通型30名,所收治患者均治愈出院,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3月8日,累得精疲力竭的孟浩正准

文学作品